

(科幻小说)

失去太阳的二十一天

[美]

乔治·卡彭辛·乔著

于丹

陈佐洱译



失去太阳的二十二天

(科幻小说)

[美] 乔治·卡彭辛·乔 著

于 丹 陈佐洱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个科学幻想故事。书中所描绘的所有人物和情节纯属虚构。若跟真人真事相吻合的话，则是巧合。

——作者

失去太阳的二十二天

[美]乔治·卡彭辛·乔·著

于丹 陈佐洱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130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

统一书号：10094·669 定价：0.90元

全书介绍了许多空间技术和地球学知识，想象丰富，惊心动魄，不落俗套。西蒙斯行动的背后，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此书原名《太阳的报复》，（《Sunstisike》）现名系出版者所加。书作者是美国著名作家乔治·卡彭辛·乔（Geosge CarPora Jr）。该书在美国一出版，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引 子

太阳比地球大190倍……我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太阳的光和热……

日 食

明尼阿波利斯、丹佛、菲尼克斯和盐湖城莫名其妙地失去了阳光，洛杉矶、旧金山和西雅图^①也同样处在黑暗之中。

失明现象不仅限于美国西部，阿拉斯加和墨西哥也受到了“太阳罢工”的打击——这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就这样被迅速地命了名。

科学界再也找不出一个贴切的词汇，来说明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希墨涅耳^②式黑夜。

当美利坚合众国各地的天文学家们发现，自己所在的地球这一部分应该到了面向太阳的时候，而整个西半球却仍然黑夜沉沉，觉得实在费解。可是一旦与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天文台联系之后，就更加惶惑不安了——那些东半球的地方也在经历着黑夜。

^①以上都是美国城市的名称。

^②希腊神话中住在永恒黑夜中的神。

第一章 地下生存试验

“坦波湾海盗队”和“西雅图海鹰队”在十二年萎靡不振的岁月中，简直成了体育界的受气包，每一句俏皮话、每一个橄榄球迷和捐客的诋毁都对准了它们。

但是，现在是第十三个年头了。“坦波湾海盗队”和“西雅图海鹰队”不仅早已把预赛中胜利辉煌的各场比赛抛到九霄云外，而且都跃跃欲试，来夺取冠军的称号了。他们所获得的总分积累起来，可以和横亘在壮丽的帕萨迪纳原野上的塞拉马德雷山脉相比高了。

如今正在进行的是第二十二届全国橄榄球决赛。出乎意料的是，经过四轮比赛后，“海鹰”和“海盗”居然打成21:21的和局，这就给早已如痴如狂的观众们增添了新的混乱。观众人数已达十万四千三百九十二人，打破了观看历届橄榄球赛的记录。

快速进攻的第五轮开始了——如此致命的高速度在这个橄榄球场的历史上只有这一次——使得1997年度的联赛将在今天，这个天气晴朗、阳光和煦的星期日下午，1998年1月17日下午赢得了万众鼎沸的结局。

但是当巡边队队长吹起哨子，那第五轮决定性的四分之一场的进攻开始发动时，却有两个观众异乎寻常地离开了玫瑰花球体育场……

桑德拉·希里尔和默文·凯特利两人急匆匆地离开比赛场地，来到了临海的一个停车场，在拥挤不堪的车群中找到了自己的汽车。他们毕竟还是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半个多小时。

“哎唷，我们为什么不在打四分之三场时就离开呢？”桑德拉呻吟般地说，那悦耳的声调总是使首次听到她说话的人感到惊羨。因为，作为一个体重一百磅，身高勉强达到五英尺一（不穿鞋子时）的十九岁姑娘，桑德拉的女低音是与身材有些不相称的。

“我们已经是赶在散场拥挤前离开了，可还是会迟到的。”凯特利沉重地叹着气。“那位好博士要气得中风啦。”说话间，他从六英尺高的优越地位瞥了女伴一眼。他那削瘦的脸上郑重其事地皱着眉头。

“他大概会取消我们……”默文尽量不动声色地说。

“啊，决不！”桑德拉压抑不住惊慌的心情打断了他。

“别那么说，默文……我们为什么不、不能现在就打电话预先告诉他，我们将要迟到一点？……”

“那只会使我们更迟到达，他会更加生气。毫无办法了，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听天由命吧！……”

当他俩终于挤到自己的汽车前时，凯特利看了看手表。

“四点四十五分，”他打开车门，咕哝着说。“假如我们运气好，只会迟到二十五分钟。”

沿着好莱坞高速公路，从帕萨迪纳到洛杉矶，再到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园，汽车只须走二十五分钟。但是与戈登·莱尔·西蒙斯博士按时见面却不可能了，因为约见的时间是下午五点钟。

即使只迟到十分钟，桑德拉和默文也还是害怕被取消参

加一个几乎准备了一年的历史性试验项目……

这个项目属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空间科学教授西蒙斯博士的研究计划，称得上是美国空间长远规划中生命支持系统的杰出创造。

在西蒙斯博士漫长而卓著的生涯中，多次为改换人类传统住所的生存技术开辟过令人鼓舞的发展途径，但现在他要实现的项目，却跟从前所致力目标完全不同。

一年多来，他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内物色一组学生，准备对他们进行为期一年的完全与文明社会隔绝的洞穴试验，以考验人类孤独生活的能力。西蒙斯终于从二年级和一年级新生中挑选到男女各十二名，准备让他们住进在肯塔基的一个废弃了的煤井里。

这个命名为WAMIS（人类男女避难试验）的试验小组将完全生活在孤独中，绝对与世隔绝，与地表的一切联系渠道都将切断。矿井里既不会有电话，也不会有电视，或者有无线电供他们了解外界的任何情况。

当然，这项计划是得到国家航空航天局批准的，是由国家资助的，目的在于研究长时间的孤独对人体的影响。一笔一千万美元的巨额专款已经拨出，西蒙斯博士对来参加试验的二十四名男女学生所需的每一项费用都进行过细致的审核。

这个小组人员的挑选，经历了长期而艰苦的过程。1997年1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春季学年开学的时候，作为空间科学部主席的西蒙斯完全握有挑选“试验兔”的实权。说服大学校长奥格多·赫斯特并不费多少口舌；而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董事会来说，批准其学生参加“避难试验”，显而易见只会带来好处——提高本校的威望；尤其是在西蒙斯宣布

了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决定再拨五百万美元，在校内建立一个空间生存救护中心，作为将来一切生存试验的主要基地之后，校方就更愿意支持了。

起初，西蒙斯打算新建一个中心，来对学生进行孤独试验。这样，预期要到1999年才能结束试验。后来，诚如他所说，怀着为“加速空间计划”服务的迫切愿望，说服了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使双方都同意把这项试验放在肯塔基煤井里进行。

被选来参加试验的，除了那二十四名学生以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在空间医学领域里富有经验的医生，一个是注了册的护士。这位护士也已为航空航天局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联合进行的空间生存救护技术服务多年。

最后入选的二十四名学生，是从三百三十六名志愿者中经过九个月的淘汰后剩下来的佼佼者。西蒙斯和一群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医生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近乎严酷的测试，以确定这些年轻人在即将到来的“人类男女避难试验”中，是否承受得了长期与世隔绝的状态。

由于西蒙斯不但有加利福尼亚大学空间科学部主席和教授的头衔，有为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多年的卓著成绩，而且还具有一名科学家的广博声誉，所以他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还有人西蒙斯按自己的办法严格挑选“试验兔”——十二名姑娘和十二名小伙子，感到惊讶不已。航空航天局局长梅特兰·瑟伯是首先提出异议的人之一。当奥格多·赫斯特校长根据休斯顿航天中心的电传打字指令催促确定参加“WAMIS试验”的二十四人的最后名单时，他接到了局

长本人的电话。

“是什么使戈登鬼迷心窍啦？”瑟伯的问话口气中，好奇胜于恼怒。“他的做法会使这项试验变得更象配偶生存试验罗。但愿他已经给这群男女孩子上过计划生育课了……”

赫斯特抿着嘴笑，诙谐地说：“我理解，这与性别无关，但也不妨稍稍防备着点儿。我已经建议戈登准备一些避孕药品。”

由于这二十四人中，除了一人外都已超过了二十一岁，所以不再受父母亲的监护了，都为参加试验签署了本人的志愿书。只有二十岁的桑德拉·希里尔仍需要征得家长同意。然而，那也不成问题，因为她的父亲是北美罗克威尔跨国公司的推进技术工程师，那里已经出现了第三代空间技术的爱好者。

“只要桑德拉愿意，哪怕是飞到火星去，我的妻子和我也都会乐意地表示同意。”曼宁·希里尔对洛杉矶的《先驱者监督报》记者说，这家报纸在一篇特写中报道了关于“WAMIS试验”的准备情况。

“我们也愿意让我们的女儿、幸运的宠儿参加地下避难试验。我们确信危险是极小的，因为西蒙斯教授业已为小组成员采取了足够慎重的防护措施。”

确实，为了这一史无前例的试验，西蒙斯对场地准备工作中的任何一点安全问题都不曾疏忽过。

在肯塔基中部，一个古老的矿工小镇拉文纳，西蒙斯选了一个报废的煤矿竖井。它是用“房柱式采煤法”挖掘成的，以约45°角向地底倾斜的几条水平巷道，互相保持着一定的间隔，与主巷道之间形成了峒室。

西蒙斯教授对全国几个州的废矿山都进行过周密调查，认为没有一个矿山能比拉文纳的煤矿竖井更适用于自己的奇特试验。这个矿山最明显的优点之一，就是最后工作面上留下的峒室异常庞大，地下可用面积从隧道入口处算起居然有三英里以上。当发现这个看来具有最佳安全条件的处所时，西蒙斯真有点喜形于色了。

美国矿山局肯塔基办公室官员杰哈德·特罗伯里奇也象国内的其他许多政府官员一样，曾经为寻找合适的矿山而与西蒙斯合作过。这位五十岁的老练采矿专家与西蒙斯教授就地址问题进行了探讨。特罗伯里奇也认为，这个地点是能够满足加利福尼亚大学空间科学家们的种种需要的。

就在助手们“搜”遍加大校园，反复挑剔那两打“试验兔”的时候，西蒙斯径自向东部走去，寻找着理想的试验场所。

第二章 地址是这样选定的

“这个矿山是国内最高产的烟煤矿之一。”当西蒙斯到达位于路易斯维尔的矿山局州总部时，特罗伯里奇这样介绍说。

“在七十年代的燃料危机中、它全被采空了，可是卡特总统的能源改革终于使得国家实现了通过采用核动力和严格的废能回收体系达到了能源自给。唔，如您所知道的，煤作为一种能源，比油和气来说，是更早被遗弃了的。”

特罗伯里奇解释说，由于国内能源危机的戏剧性解决，一直到1983年还在经营该矿山的希尔曼公司一俟失去利润，便很快地废弃了这个煤矿。

特罗伯里奇自告奋勇，陪同西蒙斯到拉文纳去视察。他俩乘矿山局的喷气式直升飞机飞了90英里。飞机时速360英里，所以这次短途旅行只须十五分钟。

在昔日六百多名矿工推着两轮车运送泥土、劈柴和爆破出“黑色黄金”的地方，现在看来，那些主楼和其他建筑物简直象一堆魔鬼留下的废墟。

特罗克里奇拎着一盏矿灯，从一大串钥匙中挑出一把，打开了生满铁锈的大门，门上写着四个褪了色的字：“矿井入口”。

在门口，特罗伯里奇点亮了矿灯，把光线对准电流断路

器指示盘照了照，平静地说：“还有电。为了防备事故，我们要时刻保留动力源。”

他接通几条电路的断路器后，矿山竖井的倒煤场立刻大放光明。然后，他带路向一辆全钢的电动机车走去，当年矿工们正是乘这种车前往工作面的。现在机车正停在副轨线上。

“需要检查一下车子的蓄电设备。”特罗伯里奇说。
“停得太久了，可能动力都耗光了。”

“那怎么办呢？”西蒙斯问。

“我们可以对它快速充电，”矿山行政官员指了指电路断路器仪表盘旁边的一个电源插座，微笑着说：“只需几分钟时间，就能给电动机车的蓄电池组充足电。”

特罗伯里奇取出一根象是重负载的电缆，一头接通机车的电源插座，另一头接通电路断路器的外壁。一转眼功夫，他一打开电动机车的开关，马达立时发动起来了。

当他拽住西蒙斯胳膊时，嗓音中的自豪感几乎已经带着沾沾自喜的味道了。他说：“这表明当矿井重新开工时，象本人这样一个老行家，还是可以创造出奇迹来的。”

他的话使得西蒙斯教授宽厚地笑了笑，教授迫切地盼望着，通过此次视察能遇到一个适宜于“WAMIS试验”的矿井。

“上车吧，教授。”矿山局官员笑着邀请道，“我就要驾驶车子，直指地心哩。”

特罗伯里奇把驾驶室的操纵杆搬向右边，机车就缓慢地从副轨线驰入通往矿井的主干道了。

机车前进数英尺后，突然朝下陡滑。

“斜坡的角度是多少？”西蒙斯饶有兴趣地问。